

编者的话：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正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夜晚。有人在家里尽享天伦之乐，有人想着过去一年的得失，也有人在畅想未来：2016，一定要好好的。

过去的一年里，每一个人都曾有过很多难忘的时光，喜悦、满足、快乐、悲伤、郁闷……人生像是调味瓶，让你尽尝酸甜苦辣。那么，大家在去年都经历了什么，又对新年有什么样的期待？

昨天，本报记者采访了作家、支教老师、二胎妈妈、环卫工人等一系列人物，听他们说说心里话。“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，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、不懈追求的人们”，前途或许荆棘，但时光漫长，道路宽广，我们仍旧拥有理想，拥有未来。

回首2015，迎来2016

听听阿拉的心声吧



赵柏田，宁波著名作家，人文学者。

一如既往执着于读和写

□记者 陈晓旻

时间承载着成绩。2015年是赵柏田的丰收年，上半年，他的著作《南华录》入选“中国好书榜”、“新浪好书榜”等国内各大榜单，紧随其后，业内有着良好声誉的“罗辑思维”和磨铁公司又重版他的《岩中花树》、《帝国的迷津》等三部早期作品。年底，上海文艺出版社、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、《十月》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赵柏田长篇小说《买办的女儿》研讨会，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，赵柏田也被称为当下国内历史写作的重要作家之一。

2015，他一如既往执着于读和写。这是赵柏田认为自己唯一喜欢、也是唯一能干好的事。“它是我的工作，也是生活本身。昨天我的出版人告诉我，上半年问世的《南华录》第六刷已经下厂了，半年内加印六次，在这个出版业不怎么景气的年头已是小小的奇迹。罗辑思维和磨铁公司‘复活’的两本旧作《岩中花树》、《帝国的迷津》，首印各一万册也将售罄。下半年出版的一部新长篇《买办的女儿》据说也走得不错……有时也会心生恍惚，这成千上万册的书，现在都是在谁的手上，被谁打开阅读？”

这一年他总是在旅途中。2015年夏天以来的几乎每个周末，飞机和高铁总带着他去往另一个城市，参加一场场读者讨论会。所有的见面会，都简化成了作者和读者这一简单的关系，作为写作者，赵柏田认为这是最纯洁，也是最具精神性的关系。

“每天都有新的微信朋友加进来，告诉我阅读的体会，他们的感动、疑虑和困惑。这些信和留言，让我看到了他们。他们是真实存在的，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，两百公里，甚至两千公里外，‘结结实实’地生活着，感知着，和我笔下的人物相比，那一刻他们离我更近。”2015年，也有遗憾。赵柏田说：比如对朋友、对家人的愧疚，约了许久的一场酒总也兑现不了，都三个月没回老家看望我的父母兄弟，陪家人、陪女儿的时间也实在太少了。

好在秋天时他又重获宁静，开始了另一个方向上的写作。这次赵柏田写的是一群信仰者、救世者和理想主义者，他们在一个气象宏大的时代里沉浮起落。“每次进入写作，我好像是在进入我的前生。我把这个作品命名为《中国往事》。这部全新的作品，有心的读者会在2016年读到。”



何立民，鄞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。

支教架起和库车之间的桥

□记者 徐叶

2015年，对我而言非常特别。因为今年8月，我离开江南，来到南疆，成为一名普通的双语支教老师，教那里的老师学汉语。

人到四十，离开熟悉的一切来到陌生环境，困难来自各个方面。别说吃不到海鲜，就连小青菜都没有一点家乡味道。远离家人后，那份思念和无法照顾的愧疚，也时不时扰乱心绪。

有人不解，问我为何会做出“自讨苦吃”的选择？当然，也有人是知音，说我被“一颗不安于现状的浪漫的心驱使”。确实，我是一个喜欢折腾、喜欢冒险的人，带着“私心”来做一件美好的事。

来新疆已有小半年了，这里学校的状况还是与想象中很不一样。概括地说是，硬件够硬、软件够软。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大，你甚至可以在校园里看到触摸屏的电子设备，这在宁波很多学校都没有。可是再深入了解，就会觉得教科研水平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校园文化氛围等都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。提升当地学校的软实力，是我们来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作为浙江援疆教师中的一员，说来有些惭愧。我们大部分的支教老师并不懂维语，这“双语”至今还停留在四五个维语单词的层面上。这里老师的汉语水平也是“捉襟见肘”，所以“师生”之间有时候不得不借助肢体语言来比划。难题真的是不少，但边教边学也是一种乐趣。

我们的支教团与当地十三小学结对开展送教帮扶。在一堂公开课上，授课的老师在讲课时出了不少错。以讹传讹，如何是好？这让我们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。当然当地的老师学习劲头很高，也是相当勤奋。印象最深的一个执教27年的优秀教师，因为不会熟练使用汉语上课，自称是“不合格”教师。为了学生们，他严格要求自己。老师们还十分热情，让我们时刻感受到了他乡的温暖。近日，学校特别为我们准备的宁波汤圆，就让我们特别感动。

离家万里之遥，过着与原来完全不同的生活，经历着人生中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。这些年，很少主动去寻求这种“归零式”的磨砺。2016年，希望将支教这份工作做得更好，而且不仅限于支教，而是成为两地沟通的一座桥、一扇窗。



俞轶妮，摄影师，马拉松爱好者。

新年想完成两个“全马”

□记者 曹歆

马拉松，这项最原始的运动，这两年突然成了最火最时尚的运动。根据中国田径协会2015年11月30日公布的数据，这一年，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为116场，较2014年新增63场，而2011年这一数字仅为22场。在这样的热潮中，2015年10月24日，首届宁波国际马拉松（甬马）也在杭州湾新区鸣枪开跑，不少宁波市民在家门口开启了自己运动健身历程中全新的一页。俞轶妮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“90后”俞轶妮是位摄影师，在报名参加甬马全程马拉松之前，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跑友”。虽然坚持健身，但大多在室内；虽然参加过本地的其他马拉松赛事，但仅限于半程。报名甬马的“半马”没报上，俞轶妮一冲动，和同事陈凯颖一起报了“全马”。这个决定惊呆了身边一众小伙伴，也吓到了她自己，“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跑到终点”。

不过，自己选的路，哭着也要坚持。俞轶妮和陈凯颖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认真准备，并且在甬马当天以5小时32分58秒的成绩携手完赛。“其实我们跑之前就想好了，如果实在不行，也不勉强跑完，但没想到两个人互相鼓励，跑跑停停，居然没有觉得很累。”回顾那天跑“全马”的过程，俞轶妮并不觉得辛苦，更多的还是成就感，“特别是冲过终点的时候，太兴奋了，我们做到了，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国内一些大型马拉松赛事的组织者在分析“跑步热”现象时认为，“很多跑步爱好者可能最开始是追求健康，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平台，可以结交到很多朋友，而且通过马拉松比赛可以实现一些自我价值，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”。这些在俞轶妮身上完全得到了印证。

俞轶妮说，2016年，她的目标是完成两到三个“全马”，“我希望在国内跑一个，国外也跑一个”。记者惊讶于这个马拉松“菜鸟”的决心，俞轶妮却觉得自己的目标谈不上多“远大”：“上半年跑一个，下半年跑一个，不就完成了两个了嘛！而且现在有很多‘马拉松旅行团’，有些国外的马拉松赛事，可以通过国内旅行社组团报名，平时自由行，比赛当天有接驳车负责接送，很方便呢！”俞轶妮对于自己2016年的马拉松成绩也很有信心：“我想肯定会比5小时32分快，因为甬马那天一来天太热，二来我也是第一次跑全程，心里没底不敢上强度，以后再跑，就有经验啦！”